

# 无边的可能性

□ 杨平



## 人物名片

**杨平**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泰山科技学院教师。中国早期赛博朋克风格的主要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MUD—黑客事件》《千年虫》《裂变的木偶》《山民记事》等，银河奖、澳门国际科幻奖科幻儿童文学优秀奖获得者。

## 无法满足的渴望

十岁的某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部电影的故事梗概，讲的是银河系内惊心动魄的战斗。文章不长，只有数百字，但看完后感觉这是把我最疯狂的梦想拍成了电影。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关于“星球大战”系列中《帝国反击战》的介绍。

在我心中，有个千变万化、瑰丽壮美的世界，那里有各种神奇的想象。记得在梦中，我走在楼宇间，头顶巨大的外星飞船投下了阴影；记得第一次看到仙女座星云的照片，只是想想那里会发生多少故事，我就激动得喘不过气来；记得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二哥都不想睡午觉，他就给我编故事，从沙漠到南极，从地球到外星，他讲得神采飞扬，我听得如痴如醉。

我也没闲着，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编科幻故事，边走边讲给同学听。有时讲



杨平在讲课。（作者供图）

到关键处，眼看我要到家了，他们就会拦住我，让我讲完再回家。

在儿童眼中，世界是充满无数种可能性的。对大部分人而言，可能性会瓦解为现实。但还有一些人，他们对可能性的渴望是无法满足的，而我就属于这部分人。

## 早期创作的快乐

于是，我开始尝试用幻想的文字来满足这种渴望。幸运的是，我的父亲很支持我，并没有以“不务正业”而一竿子打死。

真正开始写科幻小说，是我上大学之后。我的专业是天文学，天天琢磨星星，不喜欢科幻才奇怪呢！除了专业背景，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影响了我的创作。

其一是我喜爱的摇滚乐。摇滚乐不竭的创新精神对我影响很大。

另一个是当时国内刚出版的《尤利西斯》，这部意识流的代表作与音乐的意识流动相互碰撞，让我发现了表达方式的多种可能性，极大影响了我的文风。《裂变的木偶》一文，就是我在《尤利西斯》的直接刺激下创作的。

求学期间，我已结识多位国内重要的科幻作者。我们一起聚会、谈天说地、交流爱好。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科幻创作。那是个美妙的时期，我们都渴望表达，也都没什么名气，交流起来毫无障碍。当其中一人写了个故事，就交给他人传阅评价。这种相互评价是真诚的，毫无恶意，也毫不客气。

在这种氛围中，我们逐渐成长起来，并开始发表作品。在经历几次退稿后，我也发表了自己的首部作品《为了凋谢的花》。创作这部作品时，我正在尝试一种激发灵感的方法：一边放着音乐，一边快速地把脑海中出现的意象记录下来，可能是一句话、一个画面或某种情绪，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打通我不同感官之间的界限。在这个时期，我的作品和早期不同，少了些黑暗色彩，更倾向于唯美。

我的第二篇发表作品《MUD—黑客事件》创作于1997年底，讲述了一个虚拟世界毁灭的故事。这源于我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培训中心任职的经历。此后，我创作了一系列关于网络世

界的作品，并逐渐展开我对未来世界的想象。

## 渴望创造更多可能性

从小到大，我接触了文学、美术、影视、音乐，以及电子游戏。这些艺术表达在我脑袋里相互碰撞，影响了我的科幻创作。

音乐可以用几个音符就能调动起人的情绪，这种力量是其他艺术不可比拟的。从一开始，我就养成了听着音乐写小说的习惯，音乐的情绪起伏可以与我的文字产生共鸣。另外，上文提到的激发灵感的方法，让我的想象力感觉不会衰减得太快。

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电视。影片中的神奇场景，为我在脑海中构建想象世界提供了大量素材。外星人、飞船、机器人……这些对我而言不仅是文字，更是具体的形象。因此，想象的具象化，对我从来都不是难事。

当然还有游戏。大学期间，我利用计算机实习课玩了不少游戏。《仙剑奇侠传》《命令与征服》《魔兽世界》《赛博朋克2077》等游戏贯穿了我大学以来的生活。那些绚丽世界，是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我也据此创作过游戏小说，寻求在一个确定的世界中发现新可能的方式。这种创作对我构建世界观和故事情节帮助很大。

我渴望更多的可能，别人能给的，我就拥抱。给不了的，我就创造，无论是哪种方式。

所以，我无法停止改变。我希望以全新的视角审视未来的可能性。在《神经冒险》《意识漩涡》《纳米海》等作品中，我努力探索人类意识与机器融合的新图景，抛弃陈词滥调，深入陌生的可能空间。

当然，这很困难，但值得一试。

# 预见技术，创造未来

□ 尹传红



这个阶段性的记述，实际上是对奇妙创想的礼赞，也是向科技进步致敬！

往前追溯到1872年，当《大众科学》第一次直面大众时，美国设立了世界上首座国家公园——黄石公园，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正式开门迎客。这一年，美国发明家乔治·威斯汀豪斯获得火车自动空气制动器的专利，其原理至今仍被广泛利用；这一年，英国皇家海军舰艇“挑战者号”扬帆远征，为海洋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一年，一次极强的太阳耀斑爆发，电报发明者萨缪尔·摩尔斯去世……

俱往矣。

今天，有人用技术狂飙、迭代进化来形容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当然也很清楚我们身处一个充满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世事纷繁，因而正确地预测未来殊为不易。关于预测的科学，时下似乎也颇受关注。而近几十年里发展起来的一项探索性工作——“技术预见”(Technology Foresight)，融合了未来学、战略规划和政策分析的内容，业已成为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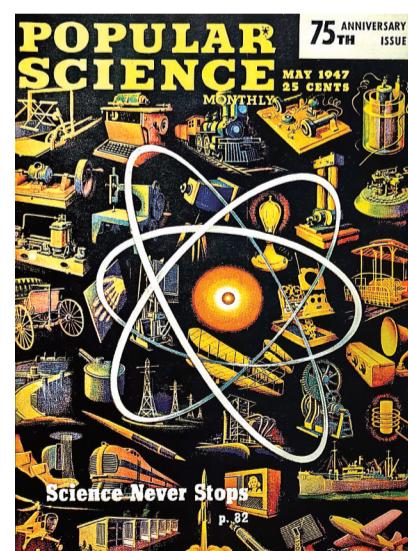
技术发展趋势和选择优先科技发展领域或方向的重要支撑平台。

“foresight”指“对未来的研究”，它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但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80年代才逐步流行起来。按照牛津字典的解释，“foresight”是发现未来需求并为这些需求做准备的能力。相应地，“技术预见”可以引申为“发现未来技术需求并且为实现这些需求进行选择和准备”。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技术预见是对科学、技术、经济、环境和社会的远期未来进行有步骤的探索过程，其目的是选定可能产生最大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战略研究领域和通用新技术。

相对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预测或技术预测而言，技术预见更具积极意义，它不局限于“推测”未来，而是“塑造”乃至“创造”未来。在它的视野中，未来存在多种可能性，而且，未来是可以选择的。

未来，从现在开始。

预见技术，创造未来。



美国《大众科学》杂志1947年5月刊封面，呈现了该杂志75年间（1872—1947）见证的重大科学突破。

（选自《未来志：*大众科学*》杂志145年的迷人插画和预言》，新星出版社供图）